

图尔赫，罗金斯基，1941；罗金斯基，列文，1955）。这些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性，在“西方世界”的书刊评论者当中引起了明显的不满，其中之一仍然承认罗金斯基和列文的教科书比一切英语教科书都要好。

我们也没有涉及同人类学课题直接有关，然而其他知识领域的专家所撰写的大量著作。在苏联，广泛开展了大脑的研究工作，其中许多与人类学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布林科夫，1955；沙尔基索夫、菲利莫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1949；波里亚科夫，1956）。

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大脑研究实验室，在Ю.Г.舍夫钦科的领导下，使大脑研究在组织上与人类学研究接近起了促进作用。

许多解剖学家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人类学研究。例如：Н.Д.多夫林亚洛（1937）和Н.С.瑟萨卡（在出版中）关于人的颅骨的年龄变异的著作就很有意义。可以表示相信，人类学杂志的重新出版将有助于解剖学家同人类学家更密切的联系，这在发展形态学研究是苏联人类学的头等任务的现阶段尤其是特别迫切的。

参考资料：（134种，略）

翻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汤正方
译自《苏联人类学》杂志1957年第1期

3. 民 族 学

民族学（原于希腊文 $elhnos$ ，即部落、人民，和…… $гp a\phi\pi\pi a$ ）是研究民族和其他族类共同体及其族源、习俗、文化历史，关系的社会科学。民族学的基本对象是构成各族面

貌的传统的日常文化特征。民族学的主要渊源是以直接观察各族生活的方法（观察站和考察队研究、文物蒐集等）所获得的资料，同时也利用调查资料。民族学同其他学科（考古学、历史学）协作，来恢复民族史、原始社会制度（依据现代各族中存在的残余）的面貌。民间创作课题把民族学和艺术学、民俗学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使民族学同经济学、社会学联结起来；语言的系属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课题，又把民族学同语言学联系在一起，等等。在研究各族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分布类型和编制民族学地图的时候，要利用地理资料。各族的流动和人口的研究，与人口学共同进行，而族源则与人类学共同研究。民族学说要提出和解决习俗改革、现代民族过程、新民族的形成、与残余斗争等民族方面的认识问题，也要提出和解决这方面的实际问题。

国外民族学史

早在远古时期，随着人们对邻近的民族和遥远的民族兴趣的产生，就开始积累了民族学的知识。在古代东方帝王的铭文中，在圣经和其他资料中，提到许多部落和民族，艺术文献保存了对其代表的描绘。古代作者（希罗多德，克谢诺方特，普利尼·希塔尔希，塔西陀等）逐步记叙了其他民族及其习俗，他们的地理视野由于希腊的殖民化和希腊罗马的征服而扩大了。在斯特拉邦（公元前一世纪末至公元一世纪）的《地理》一书中，提到了800多个民族，他们居住在从不列颠岛到印度，从北非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上。司马迁（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等包含了东亚各民族的资料，等等。

中世纪时期，拜占庭和阿拉伯作者、西欧编年史作者，留下了有关欧洲和地中海各民族的记叙。普拉诺·卡尔皮尼，

威廉·鲁布鲁克，特别是马哥·波罗的游记，扩大了中世纪欧洲人对东亚和南亚各族的认识。

在新大陆发现时期（从十五世纪中叶起），民族学知识急剧增长。欧洲人在美洲和非洲接触了不明来源、具有另一种文化和面貌的各个部落。西班牙人（X·哥伦布，B·德拉斯·卡萨斯，Д·德兰达等）有关美洲土地的记叙，对民族学是重要的，因为很大一部分印第安居民及其文化，在欧洲人征服过程中被消灭了（马雅人、印加人等）。

在殖民掠夺和地理发现过程中，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十七至十八世纪）接触到北美印第安人（有关他们的资料，主要是法国传教士Ф·拉菲托等人留下的）、大洋洲（И.Ф.拉皮鲁兹，Д.И.库克等的记叙）、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土著居民。民族学资料的积累，引起了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思考的尝试：把原始时期当作人类幸福的童年加以理想化（Ж.Ж.卢梭，Д.狄德罗等）；关于习俗和道德依附于地理环境的思想（И.孟德斯鸠）；每个民族的文化进步（沃利特尔，A.弗格森）和文化的独立价值（И.Г.格尔特尔）的思想。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人们对欧洲民族的民族学的兴趣增长了（出现了Volkskunde [本国民族学] 一词）。出版了德国民间神话和歌曲（Л.И.阿尔尼姆，格里姆）；Я.格里姆，B.曼哈尔德等有关民间信仰和德国神话的著作，是神话学派的基础，他们从把自然现象神化的古老神话中引伸出民间文学和民间习俗。

到十九世纪中叶，民族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巴黎（1839年）、纽约（1842年）、伦敦（1843年）出现了民族学学会；十九世纪下半叶民族学的基本派别——进化学派（Э.泰洛，A.巴斯鼎，Л.Г.摩尔根等），在进化论影响

下形成了。学派的主要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统一、文化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从群婚到对偶婚等）的演变，文化上的差异，都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果。但是，对十九世纪说来是进步的进化学派，把历史看作是各种文化因素独立进化的总和，一般发展规律是从人类“心理统一”中引导出来的（A.巴斯鼎）。摩尔根把社会进步同生存手段的发展联系起来，接近了对历史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创立自己的原始社会史学说的时侯，利用了摩尔根的著作和其他进化论者的著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一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马克公社》、《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等著作，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史和阶级社会产生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对民族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原则意义。它们早在十九世纪就对民族学产生了影响。

从十九世纪末起，民族学考察主要是由民族学家进行的：大量的考察队工作在托里斯海峡诸岛（1898）、太平洋北部（1899~1902）和其他地区。资料是根据事先制订的计划搜集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了否定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进步性思想的反动趋势。K.斯塔克，Э.维斯特马克，Г.库诺夫企图推翻群婚概念，证明家庭从来就是个体的。B.施密特神甫提出了原始——神说理论，其使命在于使民族学关于原始信仰的资料同基督教教条协调一致。传播学派开始成为有影响的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Ф.格里布纳尔，У.里弗斯等；参阅“文化历史学派”条目）用文化从发达中心（如古代埃及）在地理上向外传播的论点和外来说，取代了文化发展的思想。在美国，Ф.博厄斯民族学派（A.克疗贝尔，П.

雷丁等)对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具体的,民族学研究作了大量工作,阐明了“文化区”及其相互联系,但准确地认定事实并没有使他们作出历史的综合。

二十世纪初,法国 Θ .杜尔克姆社会学派(M.莫斯等)对民族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代表所依据的是杜尔克姆制定的“集体观念”的概念;Л.利维—布鲁利创立了基于人和自然有力参与观念的原始的“前逻辑思维”理论。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民族学的影响下,形成了英国功能学派(Б.马林诺夫斯基、A.雷德里夫布朗等),它把文化看作是完成必要社会功能的各种成规体系。功能学派的学者研究文化的同步机制,认为历史研究不是主要的。英国殖民当局在建立臣民“间接管理”体制时,就运用了他们的结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种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学最反动的流派,它是希特勒法国的官方思想体系;论证法西斯的帝国主义意图,是“高等种族”学说的使命。

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对民族学产生影响的弗洛伊德主义方法,是美国民族学民族心理学派(A·卡迪纳, P·本尼迪克特等)的基础。这个学派认为各种文化的发展,同“中等”心理学类型的人,即这种文化的代表者,有着直接的联系。五十年代批判这些理论之后, M·赫斯科维茨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新进化主义(Л·斯图尔德, Л·怀特),就成为美国民族学的新流派。

在多数西欧国家里,在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学是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的:本民族和邻近民族的研究(C·埃里克森等)及非欧洲民族的研究;后一种研究的主要流派是结构主义。古老“传统”社会的研究主要是由

雷德克科夫—布朗的后继者进行的。文化传统本身)神话、礼仪等)被看作符号系统,并且用结构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方法来研究(K·利维—斯特劳斯)。

二十世纪的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就是斯拉夫民族学(Л.奈德利, К.莫中斯基, Я.茨维伊奇的综合性著作)。

亚洲国家(日本、印度、土耳其等)民族学者的数量和科学水平的大大提高,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特点。这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本国主体民族的起源、历史和文化;同时也研究小民族。

在非洲国家里,民族学者对于非洲文化史、它们的历史统一、同其他大陆文化的联系、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民间创作都非常重视(塞内加尔、尼日尔、加纳、乌干达等)。

在许多外国学者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召开专门讨论会,主办讲座,出版有关民族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书籍(英国的P·菲奥特,法国的M.戈德利, И.休尔—卡内利, P.马卡留斯等,美国的Y.奥斯沃特,等)。在第九次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上(1973年,芝加哥),曾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问题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这些国家正在开展物质文化研究、绘制物质文化地图、工人和城市习俗研究、民族社会学研究、欧洲以外各国民族学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内,民族学研究计划和其他合作形式得到不断协调。

4. 革命前的俄国和苏联民族学的发展

在古俄罗斯史册、《伊戈列维军队史话》及其他文物中,含有关于东欧和西欧各民族及其语言和习俗的民族学资料。